

馬鳴兮
蕭蕭
中

美国 萧逸



责任编辑：沈庆均

装帧设计：葛 蹇



水面上那阵欢腾的鱼跃，渐渐趋于静止，天光随即大亮。

他返回到石穴，沉思细想了一刻，总觉得一颗心忐忑难安，这一切都由于朱空翼这个人来得太突然了。

这位贵为皇裔的亲王，竟然会沦失在荒芜的山野过着类似原始人一般的生活，的确是匪夷所思，非但难近情理，简直是荒唐怪诞！

朱空翼不可能说谎。这些，寇英杰只须要由他所用的几件器皿，以及那袭高悬在壁的战袍就可证实。再者，他的那种高贵风华与气质，即使不能说话者，也在在表露无遗。

寇英杰不但相信他贵为亲王，而且还断定他必然是一个杰出而有所作为的王爷。

至于这样的一个人，又如何会沦落到如此境遇？那可就令人深思不解了！

最使寇英杰为之谜结的是象朱空翼这样的一个人，谁能由他嘴里，把那根舌头割走？这其中必然包藏着一件大的隐秘，而这件隐秘更可能关系着皇族的黑暗恩怨，细想起来，简直是太可怕了！

朱空翼这个皇族贵裔，何以会退隐在此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地？

他是否在逃避着什么人？或是在忍受着什么……

总之，因为一切太微妙，太离奇，设非是其本人，外人，任何人也都难以猜透。

然而，象朱空翼此人那一身巧夺天地造化的杰出武功，在寇英杰想来，同样的是不可思议的奇妙，同样的是令人猜测不透。

睡梦里，他又听见了那阵鼓噪的鸟鸣声，有了前番的经验，他在耳朵方一听见这阵声音的开始，随即迅速的翻身坐起，目光所及，无数的鹭鸶鸟在洞穴外低飞打转。

倒不曾象上次那么冒失的进来，寇英杰迅速的把外衣脱下来，提防着鸟群的侵袭，可是并不见有一只飞进来。

洞外艳阳高炽，烈日似火，阳光爆炙下的沙粒，一片金黄灿烂，其热度，不亚于釜底柴薪。然而，一件怪事发生了！就在那片爆热如炙的沙滩上，一个人正在奔驰跳跃着。

寇英杰只一眼就认出了是朱空翼。

鸟群就在他头顶上盘旋着，随着他窜上落下的身躯，时高又低，迤邐而过，挥洒又来。朱空翼其人就象星丸跳跃般的，在那片黄沙地上起落着。

寇英杰心中一惊，正想奔出去，即见朱空翼身躯再起已经投身跃入河面上，遥向对峰，一路踏波而去。大片的鸟群一直追随着他，人鸟在极为短暂的时刻里，随即消失无踪。

寇英杰惊讶的追出去。岂知，他的双脚方自一踏上沙面，即被烫得跳了起来，勉强的跑出三数十步，即不得不转身又跑回来，尽管如此，犹自大大的感觉到消受不住，再看一双脚心被烫得血也似红，许多地方都起了水泡。忽然，他体验到，这也是在练习一种功力，朱空翼是否在暗示自己什么？

他记得人体上每一处穴道，其中藏在足心的一双穴道名唤

~~“涌泉”上头顶的“五汇”上下相通，均且上自垂空，此刻他自然觉出这双穴道里蒸腾着阵阵热气，身上也就异常的舒坦。~~

一整天的时间，他都在练习吐纳内功。

黄昏时分，他走到乱石参差的石礁隙间拣食了几枚青虾，静候着子时的到来。

子时将是他前去会晤朱空翼那个奇人的时刻，也是他一天里唯一不寂寞的时间。

朱空翼并没有传授他什么特殊的武功，只教他站、立、坐三种奇怪的架式，每一种架式都须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。加上来回那一段漫长艰苦的路程，每一次寇英杰回到居住的地方之后，都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疲累不堪的进入梦乡。

这样的练功方法，他持续了足足有两个月之久。

两个月几乎和两天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每一天的工作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再单纯也不过。

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同之处，如果一定要找出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他发觉自己变得瘦了，身子比以前结实多了，较诸昔日比较不易感觉到疲累。

昔日，每当他由朱空翼处转回来的时候，他都会觉得全身精疲力尽，如今，这种感觉居然没了，反倒是觉得精力无穷，好象不再有累的感觉。过去，他每次视朱空翼处为畏途，如今他可以毫不费力的来回奔走，非但速度加快了一倍有余，而且足下不再象以前那般轻飘飘的，而是每一步都有扎实的感觉。

朱空翼似乎从来也不过问他进展的情形，只是严格的要求依照着那三个奇怪的站坐姿态。

他虽有口不能言，然而由他外表的表情看来，显然他对寇英杰的进展情形感到满意。

寇英杰对他内心充满了极度的好奇，二人虽然相处了两个

所知道的一样多，仍然只是他的名字——朱空翼，身分——皇族贵裔，其他的还是一概不知。

这一天，寇英杰象往日一样的练习了第三个架式，却见朱空翼面现微笑的站在他身前，向他点了一下头，便走到桌前。

寇英杰跟过去，朱空翼由桌子上拿起笔来，在纸上写道：“你的第一步功夫已经练成了，比我预期的时间，竟然快了一个月。从明天起，我要你开始练习第二步功夫——明天此时，我自会去找你。”

第二步功夫是“水涛功”。

在一个长短约可容人的石缝里躺下身子来，任上潮的河水浪花汹涌的拍在身体上，每天冲击约一千次。

寇英杰试行了三天之后，才发觉到这又是一项强烈消耗体力的新奇功力。一千次浪涛拍体之后，只觉得天昏地转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尤其是全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感触，仿佛每一块肌肉都与组织脱离了关系，几乎连站起来也是不能。

睡眠似乎是解决任何疲劳惟一的法门，每一次寇英杰都是神采栩栩的去，却又精疲力尽的回来。他开始体会出朱空翼所以要自己练习这些功力的目的，主要是在为自己培养“无所不为”的内在功力，有了这种功力的基础之后，才似乎能够问鼎那些足以参天地造化的奇妙武功。

日子过得再单纯不过了。转瞬间，又是三个月过去了。

寇英杰在前二后三，五个月的漫长时间里，自比为一部不停操作的器械，每天只是不停的劳累着，他并没有放弃观察鱼跃的动作，事实上，抛开那卷鱼龙百变图画的概念，这种行为已成了属于他每日取悦于自己的一种娱乐，一种永恒的启示。

也正是这些鱼跃的动作，支持鼓舞着他，使得他日复一日

艰苦的向前迈进着。

他和朱空翼这个人，一直保持着奇怪的交往。

朱空翼似乎日子过得很快乐，从来不曾见他忧愁过，然而每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他那沉郁的目光，在在的显示出他仍然有着内在的一面。

因为他是人——人都是有感情的。

所以寇英杰从而猜想着他必然也有痛苦，痛苦的根源必然是来自昔日，到底为什么，他可就知道了。

眼前已是隆冬的寒冷天气，尖锐的寒风象刀子般的刺痛着他的肌肤，接近山洼子里的那片静水，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。

入夜时，朱空翼特地送来了一张大熊皮。

寇英杰在山洞边生了一堆火，诚邀朱空翼留下一谈，后者很爽快的留下了。

寇英杰发觉到他今日穿着的装束略有不同，上身加了一袭豹皮背心，下身破例的穿了一条长裤子，光赤的双脚上，也加了一双薄底的京靴。这双靴子质地华贵，靴面上刺绣着二龙夺珠的画面，显示出来自昔日的大内皇族！除此之外，他背后还多了一口剑。

五个月以来，这口形式古雅的长剑，一直悬在他所居住处的石壁上，从不曾见他摘下来取用过，这时忽然摘下来佩戴背后，使得寇英杰大感惊异，然而他依然保持着缄默。

他已把他的脾气性情摸得十分清楚，深深知道，设非是对方自愿出口，休想套问出他的片语只字。所以，寇英杰明见他疾装劲服，身佩兵刃，却不加追问，朱空翼也不自行道出。

略微沉默了片刻，朱空翼才拿起一截树枝，在地上写下道：“我要出去一趟，三五天之内约可转回，特来向你道别！”

寇英杰：“去哪里？”

朱空翼在地下写下“京城”二字。

寇英杰原想问他原因，可是朱空翼似乎不想多说，他继续在地下写道：“这里即将落雪，天气很冷，你元罡初成，只怕还挺受不住，夜里入睡时切记不可受寒，我返回之后即可与你切磋剑法了。”

寇英杰怔了一下道：“什么是元罡？”

朱空翼写道：“也就是用以御体的元始罡气，这半年以来，你所培练的正是这种气机，你此刻尚体会不出这门功力的用途，但是不久之后，你却可感觉出它的妙用无穷，你的苦心绝不会白费的！”

寇英杰深为感动道：“朱兄对我如此厚爱，真不知何以为报，他日如有用到小弟之处，虽肝脑涂地，亦在所不惜！”

朱空翼脸上泛起了一片轻微笑容，未置可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用树枝在地上写道：“我从来也不曾问过你的家世，你可曾成过婚么？”

寇英杰脸色微微一红，摇摇头道：“还不曾。”他想不到朱空翼竟然会有此一问，当下乘机反问道：“朱兄你呢？”

朱空翼神色一凝，略为迟犹了一下，才点了一下头。

寇英杰登时呆了一呆，他呐呐的道：“那么嫂夫人如今还健在么？”

朱空翼眸子里立刻涌现出一片怒光，寇英杰心中一惊，半年以来，他还从来不曾见他发过怒，即使象眼前这般的表情，也是第一次见过，心里不禁深为后悔有此一问。

却见朱空翼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却又点了一下头。

有了刚才的表情，寇英杰不便再往下问。

朱空翼似乎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那双内蕴神光的眸子，在寇英杰脸上转着，微微颌首，随即在地上写道：“这么说，

你目前尚是童身了？”

寇英杰想不到他会有此一问，怪不好意思的点了一下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朱空翼脸上闪过一片希罕的表情，写道：“怪不得你进展如此之速，你原有深厚的武功根基，经过这次强力筑基功夫之后，必然得获大成，未来进展不可限量，只是在未来百日之内，尚须谨慎，不使外魔分心才是上上之策！”书写至此，掷下手上树枝，站起来转身向外步出。

寇英杰跟出来，月色之下，只见他步履轻巧的点踏着水面，已越过了眼前的这片河面，登上了彼岸高山，闪得几闪，随即无踪。

在灯下，他缓缓的展开了那卷鱼龙百变图画。洞外寒风异常凛烈，真有飞沙走石之势。

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，盘膝跌坐在熊皮上，他的那双眸子不经意的又落在了面前图画上。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经验，自从那一次画像欢腾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丝毫异状，一百条鱼，仍然是一百条鱼，鱼是死的，水是凝的，其间的意义至为单纯。他几乎感觉到灰心了。这一次，他仍然未曾抱着多大的希望。

然而情形却显然有异，当他目光方自向画上一落，即觉得目光已深深的被画上的百条鲤鱼所吸住，婆娑的灯光下，那画上的一百条金鲤，显然又变活了。

寇英杰内心由不住一阵大喜。然而，有了前番两次的经验，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，顿时双目下帘，轻轻闭上了眼睛，一时凝神运息，作了一番调息工作。

约半盏茶后，他再睁开眸子，重新向着面前那张画上打量过去，这一次，似乎立刻收到了功效。在一片闪烁的水光鳞甲之间，那一百条戏波的金鲤果然复活了，由第一次开始，按着

画上所显示的动作，一条条展示出来。

寇英杰警惕着这番灵思来得不易，当下意不旁骛，只是把目光注定在第一条鱼身上。

他身上重复象以往的那两次一样，开始起了震动，渐渐的，这种震动越来越剧烈，给他感觉，有如万马奔腾，山崩海啸那般的猛烈，耳鼓间的鸣叫声，随之亦起。

然而，这一切却不似以往的那两次那般，给他无可忍耐的痛苦。

他盘坐的身子，也不再随着内在的震动而动摇，意志亦能专注而不分散，渐渐的他体内的震动愈来愈猛，耳鼓间的鸣声亦愈来愈大。就在他开始感觉到难以挺受支持的一刻，忽然，他体会到由丹田内散布出一股奇热气机，这股热流，很快的在他全身四肢间扩散开来，顿时心凝智爽，痛楚大减。

也就在这一刻，耳鼓间响起了一声雷鸣，全身亦随之大大的震动了一下。

寇英杰未曾倒下去，他全身上下，早已为体内渗出的汗水弄得一片湿漉淋漓，但精神振奋，不曾感到有丝毫的怠倦，反之，注意力更为深入集中，在那声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后，内在的情绪，竟然突地安静了下来。

安静！无比的沉静！一切的声音，在极短的一刹那间，完全消逝无踪。

他身上感觉到一阵异常的舒服，仿佛由奔腾骇浪的汪洋大海忽然来到了水波不兴的静湖里。耳朵里响起了一片水声，水声发自那卷金鲤跃波的图画，现在他才算真正领略到鱼跃情趣。

耳朵再也没有干扰思维的任何噪音，欢腾活泼的鱼跃场面继续着，画面的幻化，较诸真实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蓦地，他面前的这张画，在他视觉里一下子变得大了许多。

岂止大了许多，简直变成了另外一番景象。

这张画已不再是一张“画”了。

横摆在寇英杰面前的是一波浩荡金波的河水，那百条鲤鱼在红色的阳光烘衬之下，各尽泼刺腾跃的能事，一时间蔚为奇观。

寇英杰内心之喜悦可想而知，他知道这种灵智的涌现，不会太长久的，如不能即时把握，只怕又要枉费许多时才得再次显现，是以，他意不旁属，全神贯注。

这一阵金鲤翻跃的姿态实在是太微妙了，太复杂了，一百条金鲤各有姿态，各个生动，如果仅仅只是一条画像，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百种姿态而已，然而此刻，这一百条金鲤，所幻化的体态可就远非一百种姿态所能限制得了的，所幻出的形象是一千种，一万种，不由得寇英杰眼花缭乱。

如何能由这些缭乱的姿态里，作一番有条理有系统的归置与整理，选出适宜模仿的身法和招式来，那可是一门大学问了。寇英杰轻轻呼息着，这半年来他就培育元气，苦练阳罡方面来说，已收到了极大的进展效果，无异已是这一行当里的极流水平！

冷静的头脑，敏锐的思虑，细审的目光，帮助他很快的在这些锦鳞互映之中，作重点的记忆与捕捉。

倏地眼前一亮，一道银色的长线，在鱼波之中显现出来，这道银线象是一条细长的蛇，穿行于金波众鱼之间，线过之处，群鲤止波，顿为静止神态。

一时，一百条金鲤，活生生的衬展出一百种奇异诡奇的姿态。

寇英杰立刻就认定出这百式身法，正是适宜于人身模仿的最佳姿态。

整个画面上，闪烁着一片红光，这种智光因灵性的突现，很

可能在极短暂的一瞬即全消失，只看你的悟性到底如何，是否能悟出来。

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，寇英杰认定这道银色的光线正是人智与灵性结合的指标，是以，在这条银色的光线方一出现之时，他就全神贯注。

这道银色线条慢了下来。在他的注视之下，眼看着这道细长的银线，缓缓的游现于群鲤之间，其速度甚为缓慢。

寇英杰注视着，见它起自第十三条鲤鱼，然后每隔一条作线的连串，待串到末尾时再回过头来由第一条开始。

立刻，寇英杰体会出这是一种不平凡的显示，随着这条银色光线的指示，他默默的记下了银线所显示的前后秩序，这番工作，方自过目一度，那条银色的光线，随即消失于无形之间。寇英杰心中一怔，方待再次运神细看，眼前画面忽的一暗，红光猝失，寇英杰只觉得心头一震，一切智灵所显示的官觉，完全丧失。这时他耳中，才又听到外面的风声、飞沙声，还有淅沥不绝于耳的雨声。

油脂灯闪闪欲熄，洞穴的光显得异常的昏暗。

寇英杰再向画面注视时，才发现到那幅鱼龙百变的图画又恢复到了原有的形样，依然是那般固定的一百招姿态，只是对于他来说，已经不再陌生。

寇英杰脑子里还记得，方才那道智灵幻化而成的银色指标所显示的顺序，他默默的记着先后的顺序，重新在图画上安排了一次，留下深刻的记忆。

这番工作完成之后，他感觉到很累了。无异的，这是一种内在智力灵性的透支。内功、定力、智慧、灵性，四者缺一不可。他侥幸的是具有这种功力的境界，达成了他衷心所期盼的愿望，而不负恩师郭白云临死相托。

今夜，他已不再有聪明的智慧，怀着一颗激动而兴奋的心，缓缓地收起了那卷鱼龙百变图。

他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愉快，日思夜想，魂牵梦系的杂题，一旦解开，这番喜悦之情，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深体会出来。

洞穴外苦雨凄风，加深了夜的恐怖，澎湃的浪潮，紧紧叩着孤独者的心鼓。

风声、雨声、浪花声，交织着一天的不宁静。有始以来，再也没有什么声音，能与这所谓的自然天籁抗衡，再也没有任何声音，能够奏出这般的节奏。

在一度激动兴奋之后，寇英杰再次保持了冷静，又回到了眼前的现实。自从来到这里，半年以来，还不曾下过雨，这番骤雨来得好突然。寇英杰缓缓地绕出弯曲的穴径，来到了洞前，一件足以使他惊吓的事情发生了。

他身子急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借着洞穴口的一方巨石影遮住了身子，然后才向外面打量着，他眼睛所看见的是一极不平凡的景象。骤雨中，有一艘官舟泊在岸边。风狂雨大，那艘官舟被吹得前颠后伏，两名力夫用手牵着绳索，把官舟系向一方凸起的礁石上。

那是一艘十分讲究的官船，看起来船舱十分宽大，悬在船舱前的两列青纱罩的宫灯，想是由于风雨之故，早已熄灭，倒是挂在内舱的两盏竹丝罩气死风灯，依然照亮如故。这两盏气死风灯上，每只上面都有红漆写着一个“内”字。

寇英杰立时内心一凛，据他知悉，这附近府县，绝无以内字冠名者，很可能舟中人物是来自当今大内皇族，如果自己猜测不错的话，那么此时此刻这些来自大内的舟中人物，他们的动机与意图可就值得警惕与怀疑了。

寇英杰感觉到一阵心惊，打量着眼前那一片浩荡的河水，真

不知道这艘官舟是怎么进来的。事实上这处水面，乃是黄河主干道岔流分出来的一脉支流，由于分出来的岔流，所经之处，皆是急弯骇流，且曲折狭窄，又多礁石，简直是不能行舟，象眼前这等官舟，它是怎么进来的？

然而这些都不是寇英杰所关心的，因为他看见舟内已有人向外步出。

先是两名高撑着油伞的汉子左右站立在舱门两侧，随着舱帘揭处，由舱内步出了两名身着黄色缎质长衣的老者，二老者由年岁上看去，大约均在六旬上下，均是一样的高个头，白面皮。

左面的一个生得长眉细目，鼻挺口方，颌下留着三绺羊须，右面的一个看上去却要奸滑得多，一对八字形的老鼠眉，三角眼，头上长发多已皤皤，却在前额上系扎着一条蓝色的缎带，缎带正中，配着一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宝石结子。

两个人有一点共同的特点——瘦。

夜雨凄灯之下，那两张白皙瘦削的脸，看上去确是够恐怖的。

两个老者似乎都具有相当的身分，神采之间说不出的一股子傲慢劲儿。

站在船头上，向着岸上打量着，二老低声的在说些什么，因为距离颇远，寇英杰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能够看见二人嘴里散出来的白气。

这时，雨已经停了，但是风势很大，那艘官舟被浪头掀起来又落下去，颠颠撞撞极不安稳，只是船头上的两个老人，却并不慌乱，站立着身子，就象是打进地里的石桩一样稳固，倒是那两个一旁持伞的汉子，身子跌跌撞撞，现出东倒西歪的样子。

这时即见由舱内步出一个蓝衣汉子，手上拿着两件油绸子雨披，羊须老者忙摆了一下手，道：“用不着。”遂见两个老人各自在整理着身上的衣服。

那个鼠眉老者回头说了几句，即见他右手在长衣下摆上微微一抄，瘦长的身躯已经腾空而起，直向岸边上落去。紧接着那个羊须老人也自腾身掠起。

官舟虽已泊岸，但是岸边与沙滩中间还间隔着许多凸礁，这些犬齿交错的岸礁，各具形象，散布开来足有七八丈的距离。

然而这两个由官舟上腾起的汉子，却是由舟上直达沙岸，象是两道搭空而过的彩虹，随着一片衣袂荡起的风声，双双落在沙岸上。

寇英杰只由二老上岸的身法看来，已知二人身上怀有罕世的武功。

此刻由于双方距离不远，寇英杰非但可以清晰的看清了二老的面影，甚至于对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听得很清楚。

只见那个鼠眉老者冷冷一笑道：“我不相信他会住在这个地方，这里简直无处容身！”

羊须老者一双细长的眸子缓缓的在附近搜索着，聆听之下，冷冷的道：“这可不一定，宁王少年时就有很奇怪的出世念头，越是人间罕至之处，越是有可能容他藏身，你我既然已来，总要找上一找才好。”

鼠眉老者冷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哪里不能藏身，我就不信海胡子他算的这么灵，偏偏圣上就是听他的鬼话，可就苦了我们老哥儿俩了！”

羊须老人道：“海胡子确实有一套。别的不说，只他那一手三阴绝户掌，只怕普天之下，再也是找不出有第二个人能够当

受得了！”

~~那贼眉鼠目，因对那人地海的主进一~~不服，聆听之下，只是冷笑着不吭声。

那个留有山羊胡须的老人，遂即由袖内取出一个羊皮卷儿，慢慢的拉开来，鼠眉老者拿出一个火熠子，迎风一晃，呼的一声，已把火亮着了。

两个人就着火光，在那羊皮卷上端详了片刻。

寇英杰虽然不曾看见他们在看些什么，却可以猜知他们必然是在看一张地图。

果然即见那羊须老人收起了羊皮卷儿，眼睛在四下观望了一转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个地方，实在很象，我们往下面搜！”说完身形略闪，已扑出丈许以外。鼠眉老人紧紧跟在他身子后面，也向前袭来。

寇英杰心中一惊，本能的退入洞内。现在他已经知道，这两个人是为朱空翼而来，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来自大内。

这个消息太突然，太令人震惊了！

寇英杰右掌轻挥，用掌风把洞内的一盏油灯熄灭，黑暗里他悄悄的盘膝坐定。他的思维，已因为这件事的突然介入而复杂凌乱。

朱空翼虽然不曾把他的出身来历详尽说明，可是只由他嘴里的那截断舌，以及他所表露的神采，已可明显的判断出，他身上必然背负着难以昭雪的奇辱大仇。那么，眼前这两个来自大内的诡异人物，他们的意图宗旨，也就不难想知了。这么一想，寇英杰真有点坐不住了。

眼前朱空翼出门未归，只是他所居住之处如果一旦为他们发现，日后势必会留下无穷后患。这么一想，他实难再保持缄默，当下自地上站起，正想向洞外奔出，霍地面前疾风袭体，紧

跟着是火熠子晃动。

哧的一声，亮出了一道火光，两个老人已并立面前。

寇英杰吃了一惊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只见二老脸上闪焕着无比惊异的表情。

羊须老人沉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寇英杰道：“在下姓寇，二位是……”

鼠眉老者一双锋芒毕露的三角眼在洞室内一转，遂即上前，用手里的火熠子，把面前的一盏油灯点燃，然后把火熠子又收到怀内。他缓缓转过身来，那双三角眼，紧紧的逼视着寇英杰，这才冷冰冰的说道：“我们是干什么的，你先别问，先回答我们的问题再说！”

由神态上看来，这个人比那个羊须老人要难说话的多，寇英杰对于这个人一见面即无好感。

那个留着山羊胡须的老人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，在一方大石上坐下来，闪烁着精光的一双长长细目，在石洞内四下看着：“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住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我一个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住在这里？”说话的是那个鼠须老人，在他说这句话时，身子不禁向前逼近了几步。可是他立刻就觉出不对了。

须知今日的寇英杰已非当日那般身手，半年以来他身受朱空翼恭心指导，由大自然里锻炼出大无畏的盖世神功，已于不自觉里养成了护体之罡。

眼前两个老人，皆为当今维护皇族安危的大内侍卫，自然身手不凡。是以，就在那个鼠眉老人身子向前方一逼近时，立刻就感觉出来。

寇英杰也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接触，只觉得全身大震了一下，那是一种同性相斥的显明现象，他微微一惊，霍地站起。就在